

第十四屆靜宜大學文學獎 決審講評【生命書寫組】

草莓

蕭詒徽老師：這篇作品做到了很極致的風格化，作者把主詞的出現頻率降到最低，讀者一開始比較不容易進入文章，但當通篇刻意的操作達到高密度，讀者便能意識到作者的刻意，這份刻意可謂很成功。此外，作者更用繁複的修辭，把一些修辭寫得很拗口，這兩項特點構成本篇作品的風格化語言。

另外，作者將「領悟」寫得很漂亮，我認為他寫的主題是個人認同。作品中提及粉紅色，作者意識到粉紅色是屬於小女孩的顏色，而他已經長大，不能再選擇粉紅色，便斷言粉紅色是小女孩的顏色，長大後不可以喜歡。這類斷言稀釋了前段提及的領悟，較為可惜。

李時雍老師：這是一篇語言風格強烈的作品，具有一種詩意。特別吸引我的部分是作者對於顏色的處理，從草莓、粉紅色過渡到其他顏色（如黑色）的處理方式，用來代表時間和年歲變化。

吳妮民老師：作品中頻繁出現顏色的意象——從粉紅到紅再到黑色，最後的黑色是作者書寫自己長大了應穿黑色衣服，床和其他物品也都換成黑色。文章中提到「粉紅色總是很大很大，而黑色顯瘦，顯得很小，小得只塞得下一張單人床。必須足夠孤獨，才抵擋得了所有告別。」作者變成了一個孤獨長大的女性。

作品講述一個和父親分離的故事，作者的文字很特別、風格強烈，而他與父親的聚散顯得隱晦，正因為這些事情被隱藏，讀者容易感到斷裂感。

下一張處方簽開在他還在的時候

蕭詒徽老師：這篇作品在概念操作上，是這屆參賽作品中最成功的。作者以「似曾相識」來談想念的主題，通常「想念」或「愛」容易落入濫情，本篇文章以兩件東西扣連「想念」。一個是空間，「這樣的櫃飾讓我想起外公開的西藥房，恍然間彷彿看見外公坐在那張熟悉的木椅上，黝黑的髮絲碎在額前，低垂著頭，似乎提筆書寫著什麼。」另一個則是病，作者以病來扣連他與親族的關係。

此外，場景的剪接不一定只能用視覺語彙拼貼。比方「輕輕揉過眼睛，藥店裡的問診桌消失，櫃檯前的護士阿姨重新抵著頭睡去，那個水泥灰色的藥物回收桶依舊安放在平台上，但佝僂著身體的外公早已消失。」作者運用揉一揉眼睛之後再張開的方式來串聯過去和現實，我建議作者將文中這類句子刪除，那作品將成為超級神作。

李時雍老師：這篇作品最精采的部分在於藥物回收的意象，不論藥放到回收箱或身體裡都是一種回收。可惜題目並未顯現出這個意象，题目的「下一張處方簽」仍停留在逝去的外公。另外，我很好奇外婆在哪裡，因為文章前段安排了外婆出場，但後段並沒有繼續著墨。

吳妮民老師：作者的書寫很自然、不造作，完成度很高，作者以藥與西藥房作為全篇象徵，整體而言很一致。文章前後段寫到兩間西藥房，一家是外公開的，另一家是他將藥品送去回收的，鎮上離家最近的西藥房，也是老舊的藥房，讓作者聯想到外公的西藥房。作者於書寫環境的觀察很精彩，成功營造出老舊的時代感，有一種慵懶的、人煙稀少的氛圍，氛圍塑造是本篇作品的優點。

另外，作品中提及外公與自己的病，自己得了白斑病必須長時間服用藥物，「藥」這件事情串連了他對上一代的記憶與自身。文中有幾段寫得不錯，例如，作者寫到自己的疾病，轉接得很自然，「長大後的我沒有長出一個健康的軀體。相反的，就好像繼承了外公的藥房

一樣，總是將大大小小的藥物一股腦地收進身體儲藏著。」作品很流暢地把鏡頭轉移到自身，從此以後，他必須拿慢性處方簽服藥。

「將其收起，藏進曾經拿來裝紙星星的玻璃罐裡，藥粒的顏色總是淡淡地或黃或粉色，遠遠看著倒與星星無異。」作者賦予藥物浪漫意象，把它們比擬成星星，這個反差的意象很美，意象轉化的技巧極佳。整體來說，書寫自然，在轉換時能流暢過場，整體氣氛也營造得很好，是達成度很高的作品。

米飯論

蕭詒徽老師：本篇建構了將米飯作為一個象徵或比喻對象的結構，性格呼之欲出，尊關山米而覽眾米小，明確表達出自己的個性。

然而，缺點在於要比擬哪個主題並不明確，作者把成長過程對應到洗米和煮飯的過程，但為何把成長過程比擬為米飯？需要給讀者一個說服的理由，人的生命也可比擬為建築、窗戶，應在作品中說明以米飯象徵的連結性。

第二個缺陷是，作者在應該讓讀者領悟的地方講得太明白；但在可以明講的地方卻又採用隱晦的成語迂迴處理。前者比方，作者前文用米飯來比擬生命，但讀到了「米粒本來就是白色，不應該被誰的手洗得透明。」也就是既已建立了這個比喻，又不斷提醒。其實，在比喻之後讓讀者自行體悟，反而可強化力道。而隱晦迂迴的部分例如，以後山的沙漏之音形容洗米時米粒墜落的聲音，這段落特別用了一個沙漏進行轉化，其實可以直言，無須採取迂迴的句子。

李時雍老師：這篇作品寫得很完整，空間與時間的穿插皆能平衡處理，我相信作者對文字的掌握有一定程度。

作者描述了空間的移動，藉此進行思考，從煮飯的過程聯想到他對於花東縱谷稻米的依戀，但到了台中後找不到這種米飯。在空間的位移中帶有食物與味覺的記憶，從這點再帶到過去他和父親及家人間的煮飯記憶。作者或許可以思考文章的調度與平衡，如何將閱讀視點拉到情感面，讓大家更能進入作者的記憶，了解他為什麼如此依戀花東縱谷的米。但是結尾處回到洗米、煮飯的循環，這樣的收尾卻讓作品顯得太過工整。

給作者兩處建議，一是回到記憶，第二則是避免讓洗米的過程成為理所當然的循環。作品的細微改變可讓文章朝向更開放的狀態。

吳妮民老師：作者描寫物品細膩，觀察力亦佳，一看就知道不是寫作生手。文章開頭簡潔有自信：「米飯本身也是一道料理，料理的過程從洗滌開始。」單刀直入地帶領讀者進入作品。全文敘述大致分成兩條軸線，一是洗米的過程，另一部分是回憶，作者也設計了兩線交叉，因此推斷他對於寫作架構有基本認識，同時也達到了一定高度。

其中有些細節很迷人，例如，描述中部和山的的米、店家煮米，這些段落裡貫注了很多細節，讀者在閱讀時會能獲得快樂，如同看料理散文時，會感到料理好看又好吃。作者還有一些書寫很棒，例如將稻米的聲音描述為後山的沙漏之音。

文章的象徵很統一，並未離題，但結尾又回到了洗米，這部分顯得比較工整。或許作者非常在意架構，但如果可以讓作品更有餘韻、更自由，相信會呈現得更好。

老人與海與她

蕭詒徽老師：這篇作品以第二人稱書信體的方式撰寫，但明顯可看出寫信的對象並非阿公，而是讀者，因此，文章企圖達成的抒情失效了，這樣的意識導致了距離感的形成。我建議作者採用嘲諷或疏離的語感描繪，或將比書信體更成功。

李時雍老師：作品中文字的美感和對記憶細節的刻畫一直吸引著我，讓我不斷往下閱讀。作者巧妙地轉換語言風格，從書信體轉向與阿公對話的場景，再到描述服用「克風邪」等回憶，這些轉換讓語言的使用十分引人入勝。

作品前半部分主要描述了作者在求學城市的生活經歷，然後講述回到澎湖的過程，呈現強烈的悲傷。我認為在這段描述中，除了順時性的發展，或許還有其他可能性。例如，敘事時間上的變化，可在旅程一開始就將故事帶回澎湖島，而後透過記憶的穿插，呈現出另一種時間線索。

另外，作者回憶阿公的部分，其中的細節顯得有點跳躍，宛如新詩般的語言，建議可適時安排一兩個完整的故事情節，讓情感呈現更飽滿。

吳妮民老師：作品以一種詩意的、略帶童話感的、色彩明亮鮮豔的方式，去書寫悲傷的題材，這是很大的優點。也因為這個基調，讓人感到是個可親的故事，似乎沖淡了悲傷，更顯示出作者與家人的情感。

「好像只有我的悲傷被人為的往後延宕，而那時間差是由身為人的我所製造出的，總戴著或紅色或白色帽身，橘色帽沿的競選鴨舌帽的您，在腦中播放著幻燈片。啪沙——突然漲高的海水，一舉將那些畫在駝黃海灘的，都給彌平；都把那幾頂帽子，往過鹹的藍裡扔。」這段文字代換了海水的描寫，處理得很精彩。

整體而言，作者的書寫風格很迷人，觀察力細膩，作品完成度也很高。

最初的水族館

蕭詒徽老師：這篇作品以一種比擬方式探討了作者的生命經驗。不僅涉及性別議題，更連結到身體的注視，作者的命題可謂非常精準。

這篇文章的象徵結構雖有明確意圖，但缺乏雕琢。作者表達了想成為一隻小丑魚的願望，然而，這個象徵的關鍵並未充分展開。建議在後續段落中對小丑魚的習性、躲藏方式、性別特徵作更具體的描述。這樣的安排可讓讀者更清楚地理解其中所蘊含的訊息，並與個人經驗產生連結。

此外，我想鼓勵作者，近來我喜歡講評各校的文學獎，因為學生能夠沒有包袱地處理更前緣的經驗〈最初的水族館〉提及男性在面對身材歧視時的生理體驗和情感感受，這種處理方式與受到身材歧視的女性截然不同，這部分充分展現了本作品的精彩之處。

吳妮民老師：作品的題材特殊，讓我獲益良多。作者描寫患有女乳症的男性，文中引人注目的部分在於作者深入挖掘內心。他是一位擁有極佳觀察力的作者，寫到想在夏季穿薄衣，因此前去購買束胸，但卻對家人解釋，只能在孤獨的狀態下處理男性女乳的問題。另外，在文字表達方面還有些許需要改進之處，有些句子需再修潤，第一段描述水族館的篇幅相對較長，佔據了整篇作品的比例稍多。

情緒獸與他的爪

蕭詒徽老師：作者形塑了「情緒獸」的象徵，當情緒脫離了個人意志，分身變成另一個傷害他的情緒獸。我非常喜歡兩個部分的處理，首先是「情緒獸與他的爪」，這個爪是一把美工刀。當作者拿起美工刀割自己，自己就是伸出了爪子的獸。另一個很漂亮的處理在結尾處，「只是，我不再拿小刀在身體上亂畫了，覺得傷疤好醜、夏天穿長袖超熱的。」這個描寫真實而心痛，因為是透過痛楚去消化某些情緒，但又不想讓身體變醜，因此身上的疤痕顯得很務實，阻擋了他繼續做這件事。本篇常使用自問自答推進情節，但作者所拋出的問題說服力不足。例如，「大家都說，滴在高中女廁地上的血，都是經血。是嗎？」但這個問句的說法在尋常生活經驗裡並不常見。

另外，自創詞彙在本篇較不成功，例如「情緒獸」、「情緒病」，因為作者已暗示其內涵，讀者看到「情緒獸」、「情緒病」時，已猜想到和情緒有關，如若通篇採用「獸」會比「情緒獸」更好，讀者也許會懷疑獸是什麼？本質是什麼？被什麼東西觸發？這應該是在內文中鋪陳，而不是另外命名。

李時雍老師：作者通過書寫感受或思維引導讀者閱讀，是一篇很坦誠的作品。以下幾點建議僅供參考。首先，作品開頭的「大家都說，滴在高中女廁地上的血，都是經血。是嗎？」這個提問呼應後文描述上課時到廁所的情節，雖營造了緊張感，但看到後文時已忘記一開始的提問。原以為作者在書寫身體經驗或感受，後來才發現其實探討的是情感和另一種狀態。其次，建議在結尾不必再回到「也許，在未來的某一天，我們會再見。」不留下懸疑也許更好。最後，關於文體，從獨白轉為對話可能會導致原先的感受描述產生觀點不一致。例如，「而且如果醫生說，我的這些症狀不足以構成焦慮症、憂鬱症，該怎麼辦，一定超尷尬的。」帶有袒露內在的獨白轉換為對話，影響了文章捕捉感受的節奏。

吳妮民老師：這篇作品書寫較隱晦的生命經驗，作者描寫他的自傷，在焦慮時割腕。我們在醫院也會看到這樣的病人，病患手上有著一道道橫的傷疤。我讀本篇作品時感到親近，作者誠實又細膩，是第一手自傷經歷的敘述者，書寫自身經驗以及心理轉折，我們得以跟著文字進入他的內心。本篇大多以口語描寫，若能更精煉文字，將更有質感。

精神高潮

吳妮民老師：這篇作品談及女性自慰，挑戰這類主題很有勇氣。作者在文章中深刻描述了精神及肉體的慾望，寫到幼稚園時大哥哥教她撫摸身體的動作，也寫童年時撫摸陰部的經驗。她在大學階段遇到一個不可能戀愛的對象L，她只能尋求精神方面的高潮。作者援用《白蛇傳》裡的蛇講述慾望，文章也以狗描寫人，透過動物來象徵情慾，在挖掘情慾方面描寫得很不錯。

蕭詒徽老師：我認為作者提及自從遇到L之後便再也無法高潮，這反成了本文的高潮。她有了一個無法跨越、舒緩的慾望，即使自慰也無法解決。作品的缺點在結尾運用《白蛇傳》的象徵和比喻，如果不能掌握如何收束此一無法高潮的狀態，其實未必要做出結論，若大膽的結束在無法高潮的描寫，反而是漂亮的收尾。

女兒賊

蕭詒徽老師：我很喜歡這篇的命題一對繼承的恐懼，就是子女擔心自己會變成自己討厭的爸爸媽媽，這很難寫、很少人寫得好，但作者做得很好，這種繼承的恐懼我自己的感受很深刻。

提供幾個建議，首先，作者的資訊編排不是在最理想的狀態，他總是先告訴你答案，再鋪排情節資訊，第一個例子是母親單眼失明的描述，文章中先提到「媽媽的年幼時候，因外婆的疏忽，失去了半邊視線」，之後說明為什麼，但若能直接講他們在縫織過程中發生什麼事情，再提及母親單眼看不到這個資訊會更好；第二個例子是外婆得了失智症後用小阿姨的名字稱呼作者，文章中先說出了阿雪是阿姨的名字，再描述外婆總喊他阿雪，建議作者更動前後順序，先書寫外婆喊作者阿雪，甚至能提早到開頭段落就鋪這個梗，直到文章中後段才丟出那是小阿姨名字的這個事實，就會是神作。推薦作者去閱讀佐野洋子撰寫的散文集《鏡子》，本書在資訊的丟出與顯露這部分表現得很精采。

李時雍老師：本篇作品是三代之間相處的過程，外婆慢慢遺忘以及他們生活記憶的線

索。作者扮演照顧外婆的角色，他有些內在抗拒而母親卡在中間等，這個「女兒賊」是一個偷取記憶時間的賊，比如偷取母親的時間換得女兒的長大，或是這些記憶慢慢在消失。作者將外婆、母親、孩子之間的相處過程描寫得很細膩，尤其是縫衣服的細節，在織縫的過程中媽媽傷到了眼睛，從這段開始，關於織縫衣服的記憶貫穿了整篇文章。

讀這篇文章是一個很觸動我的閱讀過程，包括這個外婆似清醒似作夢，她遺忘般的問作者你怎麼踢被子了，這些細節的描寫都很動人。但若回歸作品題目「女兒賊」這個賊的意象則讓我感到猶豫，因為文章裡更吸引我的是織縫的意象，尤其是作者媽媽穿線、他自己穿線，在織縫中也存有一個時間、記憶編織的想像，然而，作者選擇了「賊」這個偷取的意象，故事卻沒有集中在這個部分。

洗不完的茶杯

蕭詒徽老師：這篇作品是入選決賽中唯一帶有嘲諷色彩的作品。乍看之下本篇描寫一個沒有做好工作的小助理自我檢討，但可從兩處看出意在言外。首先，在被前輩助理責備後，他思考教授對他未來職涯的期許，與實際幫忙洗茶杯之間的反差。其次，結尾處的「下班後，我坐在書桌前剪輯廣播節目……啊，真是痛快！而且不用再洗任何茶杯了。」則暗示了前文自我檢討的反諷意義。

作者以幽默方式，嘲諷了擁有夢想卻被迫處理瑣事的困境。但某些部分的比例稍有失衡，開頭的鋪陳過長。作者費力描述洗茶杯的流程，削弱了最後嘲諷的力度。

吳妮民老師：作者在文章中精心安排了一些細節。比如，「說來實在荒謬，明明只是個裝過紅茶的杯子，我竟洗了十五分鐘，怎麼洗都感覺不乾淨。」這段文字讓人聯想到作者可能有強迫症，而故事末尾提及「配安眠藥一口服下」，也暗示了作者可能有長期服用藥物的狀況。